

西古德遜短篇小說集

郭恕可 郭開蘭 譯



西古德逊短篇小说集

郭恕可 郭开兰译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西古德曼短篇小說集

书号 1593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字数 10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7}{8}$ 插页

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000 册 定价 (8) 0.50 元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大路上的尘土·····	1
一件秘密·····	24
挂鎖·····	41
干扰·····	67
变化的大地·····	89
天鵝湖畔·····	170
譯后記·····	183

大路上的尘土

远在人們把路修到北方，在河上架起一座桥以前，这条又深又藍的河，早就在这儿奔流了。远在人們在桥头上盖起一家避暑旅館，用鉄絲网把树林圈起来以前，这片矮小的樺树林也早就在这儿春天发芽、秋天落叶了。

可是，在河对岸的矮树林的那一面，在河岸的滿是土块的地面之上，却可以望見一片綠油油的牧場。两只天鵝在一个泥沼里神气十足地左搖右摆地走着，看去就象两个很穩重的主妇。我們常常說：今年早春时节这片牧場还滿是灰朴朴的干草——可是現在却已轉成一片嫩綠了！

烏尔！阿尔！一輛长途公共汽車风馳电掣地开到了旅館跟前。阳光在它亮晶晶的噴漆上照得閃閃发亮，尘土高高的在空中卷成了一根根茶褐色的烟柱。車停下来了。跨出車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紀的大腹便便的男人和一个高挑身材、面孔瘦削的上了年紀的女人。

“我們的提箱在哪儿？”女的用严厉的声調問。

“在車子后面，”公共汽車司機回答說。

“我的箱子呢？”一个年輕男人問，輕巧地从車上跳了下来。他穿一件灰色短上衣和一条灰色灯籠褲，嘴里叼着一支长烟斗，手里提着一个小照相机，身子細长，可是长得很結实。他昂头闊步，目中无人。

“你的皮箱也在后面，”那个公共汽車司機說，一面往一条滿是污迹的手帕里使劲地擤鼻子。

最后，他們終於取到了各自的皮箱，而且也只是自己的皮箱，三人一齐走上避暑旅館的石台阶。那个年輕男人領先，面孔瘦削的女人居中，大腹便便的男人殿后。那輛长途公共汽車呢，却繼續朝下一站駛去。車里坐的是另一些必須到更北的地方去的乘客。

二

廚房里充滿了香味和烟雾。那是烤肉和滾开的热咖啡的香气。廚師把脏稀稀的工作帽向后脑勺上一推，两只胳膊叉在肚子上，講了一些关于汉堡女人的尖酸刻薄的故事。从前，他在輪船上干活的时候，曾經認識过一些汉堡女人。他是前年才离开輪船的。当然，离开輪船永远是个該死的錯誤。可是，天知道！他真从来沒想到，这儿的这班毫无身段的穿裙子的家伙，無論在哪一方面，都

没有一点能叫人艳羡的明显的女人气。她们仿佛都没有任何灵魂，更别说普通的肉体了。——“我真不知道该管你们叫什么才好，”他说。

“你该闭上你的臭嘴，你这没灵魂的畜生！”斯廷娜说。她的两条腿长得就象电线杆一样。

“你呢，你该上汉堡去一趟，”厨师吃吃地笑着说。“你该去看看汉堡的那些女人象什么样子。”

“汉堡女人象什么样，跟我不相干，”斯廷娜说，气冲冲地把头往上一抬。“她们在你和别的象你一样没灵魂的家伙的眼里，当然是十全十美的罗。你们这些家伙只会酗酒干坏事，别的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我可有灵魂，”厨师不服气地说。“而且有个了不起的灵魂。”

“不，”斯廷娜说，“你连灵魂的影子也没有，你这可怜的坏蛋。”

“我可信教，”厨师说。“我的信心才叫虔诚呢！”

“你撒谎。什么神圣东西你都不信。你自己就这么说过。”

“我可相信你，”厨师说。

“你这样亵渎神明，不害臊吗？”斯廷娜说着，把手里的一块滴着水的湿抹布向他扔去。厨师朝她扑过来，想要吻她。她虽然拚命挣扎，可还是给他不只吻了一下，而是吻了许多下。

“狄莎！”她大声叫喊。“快帮我一把，狄莎！”

那个一直在擦盘碗的金发姑娘，笑咪咪地望着他们。可是事情已经用不着她帮忙，因为厨师已经撒开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得，得，舒服了吧？”他得意扬扬地说。“我一直就想尝尝这个滋味！”

“不要脸，你这下流东西！”斯廷娜说，一面用围裙角擦着嘴唇。“你就不能让我安闲一下吗，你这讨厌的草包，你！”

“别那么假冒为善啦，”厨师说。“反正那件事我一定守口如瓶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明白，我明白，”厨师很自负地说，还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睛。

“你自以为很机灵，是不是？”斯廷娜轻蔑地嗤了嗤鼻子。

那个金发姑娘继续擦着盘碗。她个子矮小，身体结实，脖子白皙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她时常久久地望着窗外，望着那片矮树林，望着那条潺潺地流过、轻轻冲洗着桥桩的河水，望着那片长满了绿油油的灯心草的牧场，望着那些屹立在远方的山峰。有时候，她想象着那些山峰后面是个蓝色的天穹，有个神秘的骑士在那儿等待她。有时候，她唱起那支关于约瑟的歌，只顾往下唱，竟忘了洗碗。

讓我們把传教师吓一跳，

我决不能胆小！

啊，約瑟，約瑟，你只消把日子定下。

这是夏天的国歌。她正要开口去哼，餐室里的侍者把梳得光溜溜的脑袋伸进厨房来，用紅鉛筆划了一些怪記号。

“来了三位新客人，”他慌慌忙忙地說。“两杯牛奶，一杯咖啡——要快！”

三

“多吃点青菜，索萊弗尔，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說。

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接过玻璃碗，舀了几片卷心菜叶到他的盘子里。“我在吃青菜哩，亲爱的，”他說。

“多喝点鮮奶，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又說，一面递給他那只牛奶壺。

“我在喝鮮奶哩，亲爱的，”他低声下气地說，又倒了一杯牛奶。

“哦，这肉烧得一点沒味道！你說呢？”

“嗯？你是在跟我說話嗎？”那个年輕男人吃了一惊，問道。

面孔瘦削的女人提高了声浪：“我只不过是說这肉烧

得一点也沒味。”

那个年輕男人点点头。“可不是嗎，”他說，“这肉烧得真不是味道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难吃，”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說。

“你不觉得有什么难吃嗎？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用半信半疑的口气問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亲爱的，”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說。“这肉烧得真是一点也沒味。”

“真是奇怪，我們已經来到乡下，居然还是吃不到鲑魚。喂，茶房！明天我們可有鲑魚吃？”

“有，当然有，”侍者回答說。

“那就好，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說。“你不觉得这儿真舒服嗎？”

“嗯！你是在跟我說話嗎？”那个年輕男人問。

“我只不过說这儿真是舒服极了。”

“是的，的确是，”那个年輕男人附和着說。“这儿真是舒服极了，沒有比这再舒服的了……”

“望着这条河真是叫人爽快，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說。“每分鐘流过的水量多大啊，大得簡直叫人不能相信！”

她象一个作了惊人发现的科学家一样，欣喜欲狂地朝周围望了一望。

“你說得对极了，亲爱的，”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說。

“对极了。天知道，要拿一夸脱的酒瓶去装，该装多少瓶呀，嘻，嘻，嘻！”

“除了那些讨厌的酒瓶，你什么也想不到，”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说，皱起了眉头。“我们离开了城市，我真高兴。”

那个年轻男人无意中把餐刀放进了嘴里。他朝桌子对面斜瞟了一眼，生怕被人发现。可是他的两位同桌的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把刀放进了嘴。

四

干完一天工作，都快十二点了。可是狄莎并没有上床去睡觉，反而在头上扎了一条花头巾，穿上一件浅灰色的夏季短外衣。

“你要上哪儿去，狄莎？”斯廷娜打着哈欠问道。

“我只是出去逛一下，一个人总得偶尔吸口新鲜空气才行。”

“我也需要吸口新鲜空气，”斯廷娜说，一面伤心地望着自己那双硬梆梆的腿。“不过，说实话，狄莎，这一天不是人干的苦活已经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了。”

当金发姑娘走出门的时候，她大声地打了个哈欠。“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吧，亲爱的狄莎！”她在她后面喊道。

陆上的微风沙沙地吹过了矮树林，无数的画眉唧唧地从一棵树干飞到另一棵树干。这儿飞来一只鸫，那儿飞来一只鸢。每个灌木丛里都有歌声和生命：一年里就数这个季节白昼最长，鸟儿简直没有时间睡觉。它们要做的事太多：有些刚筑完自己的窝，有些在等待雏鸟的小嘴啄破满是斑点的蛋壳，还有一些，却正在喂小鸟吃虫。

五颜六色的花朵，从迂迴曲折的小径两旁的草中伸出头来。这边长的是山杨梅，那边长的是牻牛儿苗和水杨梅。银灰色的苔藓，象暖和的皮外套一样，裹着一些大岩石。树叶在微风中拂动，阳光在最高的枝头翱翔。年轻姑娘为了不踩死两只沿着赭红色土地慢慢爬行的黑蜗牛，离开了她的路。她暗暗地自言自语：到外面的露天下来，多美妙啊！

树林里忽然传来了脚步声：簇叶分明在沙沙地作响。有人轻轻地咳了咳嗽，她禁不住四下望了一望。她看见一个穿灰色短外衣和灰色灯笼裤的年轻男人。“你好，”他摘起小帽说。

“你好，”她回答说。

小路很窄。他紧跟在她后面走了一会儿，嘴里半句话也没说，脚步很轻，但很大胆。可是，年轻姑娘的一双膝盖和肩膀，却忽然变软了，就象有人在穿胸透肺地打量她似的，所以她渴望跑到矮树林里去，在浓密的灌木里躲

起来。可是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已经絆了一个跟斗，摔倒了。原来路当中横倒着一根老了的干树枝。

“瞧！你的中指跌破了，”那个年轻人说，一面扶她站起来。

“不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我只是大拇指给划了一下。”

“我看好象是你的中指，”他说。

“不是，是大拇指，”她重复说了一遍。

“摔跤有时可不是好玩的……”

“我不过是给那根枯枝絆了一下罢了，”她喃喃地说，一面拂去浅灰色的夏季短外衣上的尘土。

“等一等！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条干净手帕，撕成一些小窄条。“我来给你扎上。”

“不，不！不需要……”

“哪儿的话，最好还是扎起来，”他说着，就把她的手朝自己拉过来。“要不然，你也可能会染上败血症的。来吧，你看我不是一个挺内行的大夫吗？”

他们继续顺着小路走去，互相交换了几句仿佛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简短而又冷淡的话。他走在前头，她跟在后面。

最后小路朝左一拐。这儿的树木长得最高，透过高悬着的树枝可以望见蓝漾漾的河水。他站住脚。她也停了下来。

“嗯，我看我还是掉头回家吧……”

“我們散散步，到河边去走一走，好不好？”他很謹慎地說。

“是睡覺的時候了，”她說。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你在旅館里工作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們到河边去逛逛吧，”他用比剛才大胆一些的口氣說。

“不，我要回家去了。我一定得回去……”

“你就沒有一點閑情逸致嗎？”

“嗯？我？閑情逸致？”她跟着說了一遍，禁不住大笑起來。“哦，我也不知道，”她又補上一句。

“我們到河边去稍微逛逛吧，”他堅定地說。“然後一起走回旅館。”

他們並排坐在一塊長滿苔蘚的岩石上。河水從他們身邊流過，漩渦在岸边迴旋。對岸的牧場仿佛已經入睡，可是遠處却屹立著一座大山，又高大又雄渾，山峰上映著晚霞的火一般的紅光，山澗和峽谷中布著柔和的藍色的陰影。一切都是寧靜而又芳香的。

“每分鐘從我們身邊流過的水量真不小啊，”他指著河流說。“一夸脫的酒瓶，不知可以灌滿多少瓶！嘻嘻！”

金發姑娘沒有作聲。

“瞧！”他說著站起身來，走到岩石緊靠外沿的邊上。

“瞧瞧这儿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她問道，也站了起来，走向岩石的頂边上。“什么东西？”她又問了一句，睜大眼睛向河水深处望下去。

“噢—噢！”他用一双胳膊抱着她，把她拉了回来。“你险些儿掉下河去了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盯着漩涡看得太久是危险的。你刚才已经开始向前倾。你已经快要失去平衡啦。”

他依然用一双胳膊抱着她。当她信以为真，認為他真是把她从九死一生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时候，她說道：

“哦，天哪！我刚才真該折回家去的……”

“噯呀，你瞧！”他喊道，放开了她。

“什么？”她問。

“一只奇怪透頂了的鳥，”他指着树林里的一个深洼的地方說，兴奋得发起抖来。

“一只鳥？”

“是的，一只好大的鳥落在那儿，全身象墨玉似的，还戴着白眼鏡。”

“眼鏡？”她說，不知該怎么去理解這句話。

“真的，千真万确！走吧！”

他抓住她的一只手，他們一同跑进了树林里的那块洼地。可是那儿只有两只模样挺天真的麻鷄，发着尖声

的叫喊飞走了，还有一只不断唱着“烏达拉烏德”的睡眼惺忪的黑尾鷗，跟着也飞得不見了。它們誰也沒戴眼鏡。

“那只奇怪的鳥呢？”她机灵地問道。

那个年輕男人朝四面八方望了一望，然后有些为难地說：“刚才真在这儿来着，大概是飞往远一点的地方去了。”

“那只奇怪的鳥？”她大声笑着說。

“是的，我們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說不定它还会飞回来的。”

“我要回家去啦，”她說。

“別馬上走，”他說着，在长着密密的野草的小土堆上坐下来。

亮閃閃的云块在晴朗的藍天上飘过。风停了，树林里一片安宁和靜謐。露珠落在草上和叶上，樺树的浓香向他們的五官袭来——洼地里长着几朵野兰花。那个年輕人把野兰花摘下来，編成了一个花束。他的手指又长又瘦，縮来縮去，仿佛怕給土弄脏似的。金发姑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鑽石花的短袜和少見的棕色皮靴。——起先我真該折回去的，她心想。

“你看这些花漂亮不漂亮？”他一面問，一面在她身边坐下来。

“嗯，真漂亮！”

“送給你好嗎？”

“謝謝你，”她悄聲說。

“我來替你戴上，可以嗎？”

“戴在哪兒？”她問道，向他移近了一點。

“就戴在這兒，”他說，順手摸了摸她。

她連忙往後一縮，就象想要逃跑一般。可是已經太遲了。她已經走上了朝遠方那片藍色的天穹、朝那些給玫瑰色晚霞包圍着的塔樓般的山峰去的路。她在飛騰着前進的時候，閉上了眼睛。世界給她忘懷了，明天也給她忘懷了，一切都給她忘懷了，只有那片藍色天穹在她閉着的眼睛面前閃閃發亮，變得越來越藍，離她越來越近，直到一切都已過去，那片藍色天穹破碎和不再存在為止。

她的那件淺灰色的夏季短外衣上，爬着一條深綠色的毛蟲，正在一拱一拱地前進。她一向怕死了毛蟲，可是現在她再也不怕了。她凝視着它在她面前爬行，直到它從她的短外衣上爬走，消失在草中為止。然後她一下子把臉依在那個年輕人的肩上，仿佛想要躲起來似的。

“喂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她悄聲問。

他沒有回答她，周圍安寧而又寂靜，仿佛一切声响都死寂了一般。

當她悄悄溜進自己房間的時候，已經一點多鐘了。她小心翼翼地推開門，免得吵醒斯廷娜。可是，儘管她再小心，門上的活頁還是無情地噠噠噠噠地响了一陣。她